第 一 章

早年的生活——走向莫斯科

1894 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尽管宫廷里因送葬、迎立忙得不可开交，宫廷外却感受不到任何的变化，仍然是死气沉沉。工人依然困苦，农民依然贫穷。

在远离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省的农村，到处可见用长圆木构成的简陋小屋。那就是农民住的黑木屋。房屋低矮昏暗，屋内空气混浊，为使屋内白天也进些阳光，就在屋顶开上三四个天窗，没有玻璃，就蒙上个牛尿泡来代替。农民在这个小天地里做饭、纺纱、织布、缝制衣服、修理挽具。冬天，小牛甚至还要在这里过冬……俄罗斯的农民祖祖辈辈就这样生活。

4 月 17 日(俄历 4 月 3 日),一个男婴诞生在该省一个名叫卡利诺夫卡的小村庄的一间毫无特色的小木屋中。孩子的母亲名叫克萨尼娅·伊万诺芙娜，孩子的父亲是谢尔盖·尼卡诺维奇，他们俩都是农民。孩子被起名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孩子，日后竟成为俄国乃至世界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19 世纪末的俄国农村，不光只是贫穷，还有野蛮和愚昧。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基塔自记事起，就跟着大人上教堂，学着大人的样跪在神像面前祷告。俄罗斯的农民从基辅罗斯时代起就信奉东正教，信教对于祖祖辈辈的农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在赫鲁晓夫家的小木屋中，张贴着圣像，由于没钱买新的进行交换，圣像总是被煤油灯熏得黑黑的。小尼基塔在这小黑木屋中渐渐长大。夏天，他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放牛放羊；冬天，便在女教师莉季娅·谢夫钦科的指导下学习读书写字。虽然读的是圣经，但这位乡村女教师却给以无神论的解释，使赫鲁晓夫小小年纪对东正教就有不同于他那曾是农奴后裔的父母的看法。在他小小的心灵中萌生了初步的政治意识，懂得了穷人和富人的差别，知道了普加乔夫。但是，正当他求知欲旺盛的时候，他中断了学业。

1908年，赫鲁晓夫刚刚念完小学，父亲谢尔盖·尼卡诺维奇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带领全家来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在一个煤井里当上了矿工。全家住在尤索夫卡郊外一间窄小的平房里。周围住的都是来自各地的工人。每天下工后，工人们就聚集在镇上出售啤酒和伏特加的酒馆里借酒浇愁，清醒的时候谈论一些刚刚听到的消息。

城镇毕竟比闭塞的农村开化得多。赫鲁晓夫在这里听到了关于发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1905年革命的一些事情。诸如：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流血星期日”、君主立宪、全俄总政治罢工以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等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少年赫鲁晓夫的头脑中激发起丰富的想象力。

15岁的赫鲁晓夫，这时已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工厂里当钳工学徒，修理当地矿井使用的设备。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了不少年轻的矿工。其中有一位名叫潘捷列伊·马希尼亚的矿工成了赫鲁晓夫的知己。少年赫鲁晓夫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开始了解文学和政治。他阅读从马希尼亚处借来的书籍，逐渐知道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他们找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本书对两个人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他们的眼界从此不再局限于小小的尤索夫卡。马希尼亚为此激动地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赫鲁晓夫对这位矿工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把这首诗工整地抄了下来，并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在50年后，他都能够脱口而出。这首诗表达了一位有志青年朦胧的革命情绪，诗中写道：

我爱用真实的书籍，
点燃起情感的火苗，
让它在我们纷忙的生活中，
燃烧，燃烧，永远燃烧。
让它产生力量，让它产生激情，
燃烧起人们的心灵，
同黑暗斗争到最后一息，
绝不虚度一生。

哪怕给后代留下点滴的诚实劳动，
死后才能安然瞑目，
永远不受良心的责备，
兄弟们，这就是我的义务。

这首诗不仅焕发起赫鲁晓夫的青春激情，更使他升华为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工余之后，他最喜欢的便是读书，尽管当时在尤索夫卡很难找到好书。书籍使他避免染上很多恶习，抵御矿区中所流行的污秽的和可恶的生活毒素。他读德国人的书，也读法国人的书，那些描写工人的书籍，往往令他震撼。他感到世界各国的工人生活是这样的相似。他在读爱米尔·左拉的《萌芽》时，

真切地感到左拉写的不仅是法国，而且是赫鲁晓夫和父亲所工作的矿区。工人们在潮湿的矿井里干一天活，出来的时候，常常是浑身湿透，在料峭的寒风中，冻得哆哆嗦嗦，饥肠辘辘地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回家。是的，工人的命运，在法国和在俄国都是一样的。

“燃烧，燃烧，永远燃烧”。

马希尼亚朗诵的诗句，深刻地铭记在赫鲁晓夫的脑海中。他生性勇敢、甚至豪放，把这作为自己终生的准则。他的主动性、毅力、喜欢冒险的精神令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小伙子羡慕。

在潘捷列伊·马希尼亚的茅舍中，赫鲁晓夫对聚集在一起的工友们说：“朋友们，我老在想，总有一天，工人会组织起来，打倒沙皇和全部资产阶级，自己在地球上当主人……那时，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呢？”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来到了俄罗斯。

从 1910 年下半年开始，俄国革命运动开始走出 1905 年革命后的疲惫状态，又有了新的起色，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进一步发展起来。各种各样的罢工，愈来愈频繁。

1912 年 3 月，西伯利亚勒拿采金公司爆发了安德列斯基矿坑工人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是矿坑资本家自办的小铺卖给工人们质量低劣的马肉。

当时的勒拿矿区，到处都设有资本家自办的商店，规定工人必须在此购物，工人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各商店的代金券，这些代金券在矿区流通。这是资本家控制和敲榨勒索工人的一种手段。用代金券购买的商品质次而价高。工人每天要在深至膝盖的冰冷的水中工作 10—12 个小时，拿到的仅有的一点点工资，还要被商店所克扣，自然是忍无可忍。

罢工迅速扩展到其他矿坑。工人们提出了改善居住、生活、卫生条件，提高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取消罚金等 18 点要求。外国资本家勾结沙皇军队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打死打伤工人 500 多人。

勒拿惨案一经披露，立即激起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赫鲁晓夫也积极地投身到罢工运动中。自然，他的一举一动受到了密布矿区的沙皇暗探的注意。他被认为是罢工的组织者之一而受到了警察的秘密监视。

按照警察的要求，赫鲁晓夫和其他参加罢工的工人一起被开除了。年轻的赫鲁晓夫不得不离开德国人开的鲍谢工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进入了法国人开办的鲁钦科夫矿，在 31 号矿井当上了钳工。他对工友们开玩笑地说：“伙计们，我换了国籍。原来给德国人干活，现在呢，去给法国人卖命……”

鲁钦科夫矿在尤索夫卡算是数得着的大矿，规模大，工人人数多。那里工人运动比较活跃，工人的思想比较倾向布尔什维克。1912 年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问世，赫鲁晓夫成了这份报纸的热忱读者。他通过报纸了解了布尔什维主义，逐渐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国开始了紧张的参战准备。赫鲁晓夫没有应征入伍；因为大部分矿工被免服兵役。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钳工，在尤索夫卡附近的帕斯图霍夫矿的发电厂做金属装配工，收入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他娶了妻子叶弗罗辛娅，租了一套带有厨房、客厅、饭厅、卧室的房子。然而，好景不常，随着战争的进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工资却纹丝不动，矿工的生活状况是江河日下。骚动和罢工并未因战争而减少。

1915 年 3 月，鲁钦科夫爆发了一次大罢工。赫鲁晓夫又成为领导人之一。他在群众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警察想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逮捕他，但他在工人们的保护下逃脱了。最后罢工胜利了，矿主被迫妥协。赫鲁晓夫又回到了帕斯图霍夫矿。罢工期间，矿上来了许多奥匈军队的战俘。罢工结束后，他们同俄国工人一起为资本家干活。同为被压迫被剥削者，工人们开始由敌视变为友好相处。战俘中有一些是捷克人。赫鲁晓夫同那些捷克人相处得很好。捷克人告诉赫鲁晓夫，他们并不想同俄国人打仗，他们只希望过和平友好的生活。捷克人,俄罗斯人都是斯拉夫人,都是兄弟。赫鲁晓夫时常请捷克人到他住处吃果酱和茶。身无分文的战俘们为了报答他，就教他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钳工机械制图。当时的捷克工业比俄罗斯要先进得多、捷克人教给他的这些东西，使他受益匪浅，因为一个金属装配工必须能看懂机械制图。捷克人还常常同他谈起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告诉他共同的斯拉夫血统是斯拉夫人团结起来的基础。这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听到有关泛斯拉夫主义的事，他感觉十分新奇。捷克人讲到的所谓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兄弟关系的言论使他十分感兴趣。其实，捷克人所谈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言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个世纪，俄国的沙文主义者就鼓吹过。鼓吹者试图利用斯拉夫各民族求解放的愿望，以俄罗斯为核心合并斯拉夫各族。尼古拉一世就据此理论，四处侵略，梦想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 斯拉夫帝国 ”。这实际上是一种大国争霸的理论。赫鲁晓夫对这一理论的迷恋，说明他当时在政治上还十分幼稚，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团结的理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还远未理解。

赫鲁晓夫参加革命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在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锻炼得逐渐成熟起来。

1916 年，戈尔洛夫—谢比诺夫卡地区周围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矿主们急忙调来军队弹压,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开枪,死四人,伤两人。顿巴斯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面对警察的镇压,矿

工们举行了总罢工。赫鲁晓夫也参加了。工人们在矿区举着反战标语游行。但他们很快遭到了报复，数百名矿工被押送到前线充当炮灰。可是，镇压并未让工人屈服。在顿巴斯，罢工和骚动仍未停止，直到 1917 年 2 月革命。

这天晚上，尤索夫卡人从火车站的工人截获的电报中知道了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情。矿工们立即召开会议选举出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赫鲁晓夫被选进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成为鲁钦科夫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他负责逮捕当地的警官，解散警察，建立工人纠察队。几个月后，鲁钦科夫的工人们又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赫鲁晓夫也在该委员会中任职。这个委员会是活跃在顿巴斯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帮助建立的许多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一。当时，在顿巴斯还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其他党派，谁胜谁负难以判断。但赫鲁晓夫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矿工们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高举红旗喊道：“打倒克伦斯基腐败政府,布尔什维克万岁!”

十月革命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顿巴斯。在卢甘斯克、戈尔洛夫卡、马卡耶夫卡等地，因为苏维埃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地方政权便顺利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然而，在尤索夫卡市，苏维埃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这些人拒绝承认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政府。直到 1917年 12 月，才被迫进行了选举，尤索夫卡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负责人雅科夫·扎马尔耶夫被选为苏维埃主席。由于赫鲁晓夫在此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本人当选为采矿工业五金工人工会矿场工厂委员会苏维埃主席。这个苏维埃管辖尤索夫卡八个大矿和其他企业的工会组织。

这时的赫鲁晓夫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儿子名叫列昂尼德，女儿叫朱莉娅。作为父亲，他简直无暇顾家。国内战争的爆发，使

顿巴斯地区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卡列金将军的哥萨克部队从南面威胁着该地区。白卫军已经占领了顿河附近的几个据点。顿巴斯也受到了中央拉达等资产阶级党派的围攻，中央拉达在基辅掌握了政权，并且宣布建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顿巴斯建立了战斗赤卫队，赫鲁晓夫参加了第一顿涅茨无产者团，领导鲁钦科夫矿工营，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1918 年春，德国军队入侵乌克兰，同中央拉达签订条约，取得了对乌克兰的开发权，联合中央拉达（乌克兰民族政府）军进逼尤索夫卡。矿工战斗赤卫队第五军虽然进行了抵抗，鲁钦科夫还是被敌人占领了。赫鲁晓夫这时刚从抗击卡列金的战斗中返回家乡，结果被通缉。他不得不逃离家乡。他躲进矿井，出没于草原，绕过敌人控制区，逃往库尔斯克省。

不久，赫鲁晓夫加入了红军，在一个步兵师政治部工作。1918 年夏，他在察里津（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前线作战。这年的秋天，他又被派往刚刚组建的第九军政治部。第二年春，他成为第九步兵师第 74团第二营政委。当时，第九步兵师隶属于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指挥的骑兵第一军。赫鲁晓夫的部队开始时被迫从奥廖尔撤退到姆岑斯克，后来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在 1919 年圣诞节时抵达塔甘罗格，突破了白卫军的防线，于 1920 年 4 月抵达黑海，攻克阿纳帕后将白军赶下了海。赫鲁晓夫所在的第九步兵师在阿纳帕暂短地休整五六天后，就向塔曼半岛进发，迫使邓尼金部队于 5 月 2 日投降。

1922 年初，赫鲁晓夫同 100多名党员一起被派往家乡尤索夫卡。他们的任务是尽快恢复顿巴斯的生产。因为顿巴斯是苏联的主要能源基地。赫鲁晓夫担任鲁钦科夫矿区副经理。

国内战争后的国家满目疮痍：工厂停产、火车停运、工人们饥寒交迫。人们无法生火取暖。商品奇缺，物价飞涨，一块面包竟卖到 100 万卢布。

1922 年,顿巴斯矿区发生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乡村比矿区的情况更糟。赫鲁晓夫一方面要带领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恢复生产，另一方面还要抚养两个幼小的儿女，因为孩子的母亲已经死于 1921 年的饥荒。

要恢复生产谈何容易。首先是没有图纸，其次是没有工程师。没有图纸，就找一些老工人，把老旧设备拆开，画好图纸，了解结构，研究如何投入生产。没有专家，一方面用高薪招募资产阶级专家，一方面自己培养。

随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顿巴斯的情况开始好转。矿井实行了实物支付的办法——矿工挖的煤越多，得到的面包也越多。从国外买来了第一批采煤机。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被动员的平民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了顿巴斯，同时还运来了食品和衣服。货车从顿巴斯运走了第一批数千吨煤。在顿巴斯，鲁钦科夫矿区被认为是管理最好的。赫鲁晓夫从公寓到工人宿舍，从公家开的商店到希腊人开的私人肉铺，不仅视察他所管辖的地区，而且还召开各种会议，发表讲话；还时常亲自下井采煤，帮助工人修理矿井设备，林林总总，无事不管。

鲁钦科夫恢复了生气，私营商店和公家商店进行竞争，大量的蔬菜、西瓜和家禽上市了。物价也随之降了下来。肉只卖 15 个戈比一磅。

但是，矿区仍然缺人才，缺少专家和工程师。

尽管高薪聘用了资产阶级专家,但对他们除了不信任之外,还非常反感。

革命初期，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不稳，他们中有些人逃往国外，有些人则抱观望态度，有些人搞破坏，有些人干脆参与反革命活动。工人们对资产阶级专家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如果只是这种情绪，党组织还可以做做工作：资产阶级专家也并非都是一种类型。可是，因给这些专家特殊照顾和高工资而引起的

工人们的反感，却无法消弭。工人们认为，随着革命的胜利，他们的物质生活应有所改善。假若人们在法律上真是平等，那么他们在物质保障方面也应该是一样的。然而，现在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却如此特殊，而工人所拿的工资却比革命前的旧社会还要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专家有设备齐全的私人公寓，而工人却一无所有。如今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工人的福利是什么呢？所谓“公共福利”就是离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很远的水井或水管。工人上市场去经常要走泥泞的路，而专家们却可以骑马（一个总工程师有两匹马和一个驭手）。工人怎么能服气，他们不但对专家，而且对专家们的妻子和佣人都非常仇视。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下，工作经常出问题。赫鲁晓夫很希望能有无产阶级的专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专家。

当上级领导根据他的业绩、准备派他去负责帕斯图霍夫矿区的全面工作时，赫鲁晓夫却提出申请：免去其党内的职务，以便去尤索夫卡工人专科学校读书。经过多次坚决的要求，地方党委书记阿布拉姆·帕夫洛维奇·扎维尼亚金最终同意他去工人专科学校学习。

根据赫鲁晓夫的政治经历，他当选为这所学校的党委书记。

学校的学生都比较成熟，其中有的学生甚至有 10 年以上的工龄，并且有一半以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生们一边上学，一边建设校园。建立了新的校名，还建起了实验工厂。学生们从大量的旧设备中找来旧机床，自己修理和改装。

有些学生文化水平较低，为了帮助他们进行专业学习，先要进行必要的文化补习，学校成立了工人系。赫鲁晓夫便在这个系里学习。他结识了州委党校的教师和工人系的讲师尼娜·彼得罗芙娜，并于 1924 年同她结婚。赫鲁晓夫的家庭生活因为有了新的女主人而一天天好起来。没了后顾之忧，他在工作上可以更加放开手脚干了。

1925 年，全国的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改组，在各州建立了新的行政管理单位，即区级机构。赫鲁晓夫又被选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一马林斯克区委书记。

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国民经济情况开始明显改善。矿井得到了所需要的采煤机、推土机、装卸机、运输机和电力机车。短短的一年内，彼得罗夫斯克的煤产量就从 2600 万普特增加到 3600 万普特。第一批集体农庄在赫鲁晓夫所领导的这个区里建立了起来(区委还管辖毗邻的农村)农业获得了大丰收。赫鲁晓夫的组织才能通过工作上的成绩显露了出来。1925 年,党的第 14 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代表派往莫斯科。

尽管他在列宁逝世时曾作为顿巴斯代表团成员到过莫斯科，但那时逗留的时间很短，且气氛不合适，对莫斯科的印象还很肤浅。这次，他对莫斯科的认识就要全面的多了。代表们住在加雷特尼大街 3 号的苏维埃大厦里，大家睡的是通铺，像木料似地排在一起。早晨，赫鲁晓夫独自一人乘车去克里姆林宫，结果迷了路。后来的几天，他便早早地步行去会议厅，甚至不吃早饭，为的是可以早一点到达，同时还可以熟悉和了解莫斯科的市容环境。赫鲁晓夫所在的乌克兰代表团坐在会议厅的正中，而尤索夫卡代表团又在这个代表团的第一排，位置特别优越。他在这里距离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几步远。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斯大林。会议期间，他还同代表团一起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这件事令赫鲁晓夫高兴并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于一个农夫出身的矿工，能够进出克里姆林宫这个从前只有沙皇和大臣才能进出的地方，已经是莫大的荣誉，更何况还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斯大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辞都给他留下了新鲜而神奇的印象：斯大林平易近人、为人正直。

两年之后，赫鲁晓夫又参加了第 15 次党代表大会。作为正式代表，他积极地支持斯大林、李可夫和布哈林，反对季诺维也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投票赞成把他们及其几十个追随者们开除出党。

这时期，顿巴斯的煤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平；工人文化馆已经在区内各个城镇建立了起来。许多电影院开始放映电影，区电台也开始播音……这些成绩再次证明了他的才能。但是尽管已经从工人专科学校毕业，他的文化水平仍然不高，与老一代党的领导人相比，他所受过的教育简直算不上什么。如果按照正常渠道选拔干部，按照综合素质考查，赫鲁晓夫退休时，充其量不过是个党的中层干部。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1928年，卡冈诺维奇把他叫到当时乌克兰的首都哈尔科夫，告诉他准备让他担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卡冈诺维奇的意图是,调赫鲁晓夫去加强组织部中的工人代表的成分。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希望让他回去考虑考虑。赫鲁晓夫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认为组织部内有很多不可靠的人，如果他硬着头皮接受这项工作，将会遇到许多麻烦。哈尔科夫人对尤索夫卡人表现了不应有的地方主义倾向，赫鲁晓夫认为，这完全是妒忌，是对顿巴斯，或者准确地说是对尤索夫卡地方组织所取得的成绩的妒忌。

但是，卡冈诺维奇与赫鲁晓夫认识时间不短了，早在1917年2月革命时期，两人就有过交往。如今，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集体领导中的地位十分不稳，一些领导，比如彼得罗夫斯基、丘巴尔总是找机会挑他的毛病，降低他的威信。卡冈诺维奇需要有人支持，尤其是在乌克兰的党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同尤索夫卡党委书记斯特罗加诺夫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考虑到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恶化,还是走为上策,赫鲁晓夫于是同意了卡冈诺维奇的建议,调到了哈尔科夫。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若有机会，还是将他调到另一个工业地区。

正如赫鲁晓夫所料到的，他在哈尔科夫的工作并不惬意。他

只是做些文牍工作——通过看一大堆表格和档案来了解外部世界。他是个好动的人，伏案工作对他简直苦不堪言。他感觉上当了，他开始三番五次地软磨硬缠，要求卡冈诺维奇给他调工作。

终于，有一天，卡冈诺维奇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基辅组织部需要人，如果同意，那就自己买张火车票，动身吧。

赫鲁晓夫第二天便到达了新的工作单位。同哈尔科夫相比，赫鲁晓夫在基辅过得要愉快得多。只是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时常出些难题。一些失业者打着红旗上街游行，要求工作。他想让失业者去顿巴斯工作，但遭到了反对，人们说，他们宁肯在基辅失业，也不会去顿巴斯。对于基辅人来说，顿巴斯是个落后而野蛮的地方，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

同基辅相比，尤索夫卡仅是一个小村庄而已。赫鲁晓夫在这里感到了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他对大城市居民的那种傲慢与偏见非常反感。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工作。他决定离开这里去学习，去深造。他来到哈尔科夫。此时卡冈诺维奇已调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找到接替卡冈诺维奇工作的柯秀尔，希望柯秀尔写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去莫斯科工学院学习深造，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冶金家。

莫斯科工学院于 1929 年开办，为的是培养又红又专的从事国民经济工作的党的高级干部。就入学申请而言，学院优先录取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赫鲁晓夫完全符合这一标准。

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经研究决定免去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以便他去莫斯科工学院学习。赫鲁晓夫如愿以偿了。

赫鲁晓夫在工学院的头一年并不顺利。学校对他说，由于他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不适合在这里学习，这里可是培养经理和厂长的地方，他还不如转到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课程班去。赫鲁晓夫眼看理想即将成为泡影，不得不去请求

老上级卡冈诺维奇。又是卡冈诺维奇在这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赫鲁晓夫得以在学院留下来。

莫斯科工学院的院长是曾任卫生人民委员的卡明斯基，督学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古比雪夫，可见这所学校很受联盟中央的重视。学校左右两派的斗争是中央党内派别斗争的缩影。尽管赫鲁晓夫刚到莫斯科不久，但是他已经以其支持总路线的鲜明政治态度而崭露头角。他虽然未被提名为第 16 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中央委员会还是发给了他一张大会的长期列席证。使他听到了斯大林所作的总结报告。

在第 16 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学院内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以致赫鲁晓夫一度被排挤。学院内支持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人曾一度占了上风。当《真理报》发表了一封反映学院情况的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院课程停了下来，召开了党组干部会议。赫鲁晓夫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党内的活动自此开始了。从他参加革命到在莫斯科站住脚，只经历了短短的 13 年。这 13 年中，赫鲁晓夫连续几个三级跳，从一个矿区的副经理一变成为莫斯科高等学府的党组书记，很难分清是才能还是机遇，使他如此升迁。

在 14 次代表大会上，他和多数派反对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在 15 次代表大会上，他支持斯大林、李可夫和布哈林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而第 16 次代表大会后，他又支持斯大林反对李可夫和布哈林。

那么，赫鲁晓夫真的理解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右倾反对派”与总路线支持者们之间分歧的实质吗？按照赫鲁晓夫以前的阅历及后来所表现的理论修养，可以说他根本弄不懂，他自己也承认不懂。是支持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还是支持停止这一政策；能够靠掠夺农村，让农民交付“贡税”来实现工业化吗？在农村是要急风暴雨式地消灭富农阶级以实行全盘集体化还是发展多种

经营走合作化道路；是保持党内的民主还是树立个人崇拜；所有这些问题，对于赫鲁晓夫来说都过于复杂。一切妨碍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和行动都必须被清除。阶级本能是赫鲁晓夫作出抉择的依据。

不久，赫鲁晓夫就闻名于莫斯科的党组织和中央委员会了。在30年代，党组织生活比较频繁，莫斯科市每半年或一年要举行一次区党代表会议。每次会议上，都会有人事变动。1931年1月，又召开了一次鲍曼区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接替了他的反对者——希林，被选为区党委书记。希林曾在选派第16次党代表会议时，反对赫鲁晓夫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看来，“坚冰已被打破”，曙光就在前边。赫鲁晓夫这时已经预感到，他的前途将是很光明的。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被调到莫斯科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接替柳京担任区委第一书记。柳京作为党内反对派已被流放。派赫鲁晓夫上任，无疑是要他去肃清该区党组织中的“柳京分子”。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是个比较重要的区，它曾在1905年革命中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区比鲍曼区在政治上更重要。实际上，它是莫斯科的首要区。又过了半年，赫鲁晓夫在又一次市级会议上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担任这一职位对赫鲁晓夫而言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完成高等教育的机会。事实上，这几年他就没有怎么好好读过书。党内一直在肃清反对派。反右倾、反左倾，一个斗争接一个斗争，赫鲁晓夫始终冲在前头。他诚心诚意地站在斯大林一边，尽管他反对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等都是老一辈革命者，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他问自己，他若不站在多数派一边，怎么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呢。作为战士，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取胜。一个“聪明人”不要自以为是，只有服从大家才符合党的要求，因为每次晋升时，每次选举时，必须是以多数票通过方能算数。

赫鲁晓夫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接过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的职

务。他没有退路，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往前闯。一年之后，他又成为莫斯科州委的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卡冈诺维奇。几年来，赫鲁晓夫的晋升几乎都是卡冈诺维奇的举荐。起初，他以为应该感谢这位老上司和老相识，但后来发现，这同斯大林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党的莫斯科市委委员及莫斯科各区的区委委员的选举，都是要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是否可以选举某人进区委或者市委，最后的决定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次，在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位军事委员作为候选人参加市委委员的选举。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好同志，当念到他名字准备进行表决时，突然有人送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条子。条子上说：“请采取措施，不让这个人进党的市委。他不可信，他同人民的敌人有联系，即将逮捕他。”这时，任何人的表态都是没有用的。

赫鲁晓夫的晋升肯定是经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后通过的，选举和推荐虽然起一点作用，或者说是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可以将前两者完全推翻。卡冈诺维奇如果不弄清上面的意图，他也不会冒然推荐，要知道，他并不是那种甘为人梯的人，更何况赫鲁晓夫的职位离自己越来越近，这本身就是一个威胁。

赫鲁晓夫觉得是斯大林一直在通过其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芙娜·阿里卢耶娃注意着他。

阿里卢耶娃是赫鲁晓夫在工学院的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里，但是都是党员干部，赫鲁晓夫作为书记经常要和下面的干部碰头。学院里发生的事情，阿里卢耶娃会在家里的餐桌上提起，赫鲁晓夫的一些表现，积少成多会在斯大林的脑子里留下印象。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后，曾到斯大林家做客。他发现阿里卢耶娃将学院维护总路线斗争的情况反映得非常详细，其中有些细节，甚至连赫鲁晓夫自己都忘记了。

赫鲁晓夫后来的经历，愈发证实了这一点。在随后的年代里，

学院中的大多数同学，在党组织中一起战斗过的同事，都被当做人民的敌人而被处决，而他却活了下来。这说明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的汇报影响了斯大林对他的态度。

1934年，赫鲁晓夫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比全票只差六票当选。赫鲁晓夫感到非常兴奋，他的票数居然和斯大林的票数一样多。

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免去了在莫斯科党组织内的职务，赫鲁晓夫被提升，接替了卡冈诺维奇的职务，成为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要职，因为当时的莫斯科州包括后来苏联的图拉州、卡卢加州、梁赞州和加里宁州。赫鲁晓夫这一年刚刚40岁。

五年来，他从一个工学院的学生成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对此，他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害怕。他想道，党内的职务是选举的，若有朝一日他不再当选，他干什么呢？他把自己一直保留下来的钳工工具——卡钳、千分尺、直角尺收拾好，以便有一天能回到金属装配工的老本行去。

莫斯科的工作是紧张而辛苦的，插手的人也很多。事无巨细，都有人过问。

一天，赫鲁晓夫得到通知，叫他打一个电话。接话人是斯大林。斯大林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人反映莫斯科的公共厕所的情况很糟，人们到处寻找，却找不到地方大小便，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尽快建造起足够数量的清洁的现代化收费厕所。

当时的莫斯科简直是个巨大的基建工地，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锤子的敲击声，掘土机的挖掘声，混凝土搅拌机的搅拌声。到处是一堆堆等待清理的碴土：轴承工厂正在建造，煤气和电力厂在安装设备，炼油厂在吊装油罐，莫斯科河上的桥梁计划改建……100多项工程同时并举。赫鲁晓夫的工作担子相当重，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除了对诸如工厂、住宅、学校、文化宫、电影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